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第八回 蓄深心動留紅線盒 逞利口謝卻七香車

按：羅子富正要朱藹人擺莊，忽聽得黃二姐低聲叫「羅老爺」。子富不及豁拳，丟下便走。黃二姐在外間迎著，道：「阿要金鳳來替耐豁兩拳？」子富點點頭，黃二姐遂進房到臺面上去。子富自過對過房間裏，祇見黃翠鳳獨自一個坐在桌子傍邊高椅上，面前放著那一對金鈎臂。翠鳳見子富近前，笑說：「來哩。」揣住子富的手捺到榻床坐下，說道：「倪無姆上耐當水，聽仔耐閑話，快活得來！我就曉得耐是不過說說罷哉。耐有蔣月琴來，陸裏肯來照應倪？倪無姆還拿仔鈎臂來撥我看。我說：『鈎臂末啥稀奇，蔣月琴咿勿曉得送仔幾花哉！就是倪也有兩副來裏，纔放來用勿著，要得來做啥？』耐原拿仔轉去罷。隔兩日，耐真個蔣月琴搭勿去仔，想著要來照應倪，再送撥我正好。」子富聽了，如一瓢冷水兜頭澆下，隨即分辨道：「我說過蔣月琴搭定規勿去哉。耐勿相信末，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開出局帳，阿好？」翠鳳道：「耐開消仔，原好去個晚。耐搭蔣月琴是老相好，做仔四五年哉，俚咪也蠻要好。耐故歇末說勿去哉，耐要去起來，我阿好勿許耐去？」子富道：「說仔勿去，阿好再去嘎？說閑話勿是放屁。」翠鳳道：「隨便耐去說啥，我勿相信晚耐自家去想哩，耐末就說是勿去，俚咪阿要到耐公館裏來請耐嘎？俚要問耐，阿有啥得罪仔耐了動氣，耐搭俚說啥？阿好意思說倪教耐動去嘎？」子富道：「俚請我，我勿去，俚阿有啥法子？」翠鳳道：「耐倒說得寫意。耐勿去，俚咪就罷哉。俚定歸要拉耐去，耐阿有啥法子？」

子富自己籌度一回，乃問道：「價末耐說要我那價哩？」翠鳳道：「我說，耐要好末，要耐到倪搭來住兩個月，耐勿許一干仔出門口。耐要到陸裏，我搭耐一淘去。蔣月琴咪也勿好到倪搭來請耐。耐說阿好？」子富道：「我有幾花公事，陸裏能夠勿出門口？」翠鳳道：「勿然末，耐去拿個憑據來撥我。我拿仔耐憑據，也勿怕耐到蔣月琴搭去哉。」子富道：「故阿好寫啥憑據？」翠鳳道：「寫來咪憑據，阿有啥用場！耐要拿幾樣要緊物事來放來裏，故末好算憑據。」子富道：「要緊物事，不過是洋錢晚。」翠鳳冷笑道：「耐看出倪來啥郎得來！阿是倪要想頭耐洋錢嘎？耐末拿洋錢算好物事，倪倒無啥要緊。」子富道：「價末啥物事哩？」翠鳳道：「耐勸仔倪要耐啥物事。倪也為耐算計，不過拿耐物事來放來裏，倘忙耐要到蔣月琴搭去末，想著有物事來俚我手裏，耐也勿敢去哉，也好死仔耐一條心。耐想阿是？」

子富忽然想起，道：「有來裏哉，坎坎拿得來個拜匣，倒是要緊物事。」翠鳳道：「就是拜匣蠻好，耐放來裏仔阿放心？我先搭耐說一聲，耐到蔣月琴搭去仔一埭，我要拿出耐拜匣裏物事來，一把火燒光個哩。」子富吐舌搖頭道：「阿唷，利害咪！」翠鳳笑道：「耐說我利害，耐也識差仔人哉！我做末做仔個信人，要拿洋錢來買我倒買勿動哩。勸說耐一對鈎臂哉，就擺好仔十對鈎臂，也勿來裏我眼睛裏。耐個鈎臂，耐原拿得去。耐要送撥我，隨便陸裏一日送末哉。今夜頭倒勸撥來耐看輕仔，好像是倪看中仔耐鈎臂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桌上取那一對金鈎臂，親自替子富套在手上。子富不好再強，祇得依他，道：「價末原放來咪拜匣裏，隔兩日再送撥耐也無啥。不過拜匣裏有幾張棧單莊票，有辰光要用著末，那價？」翠鳳道：「耐用著末，拿得去末哉。就勿是棧單莊票，倘忙有用著個辰光，耐也好來拿個晚。到底原是耐個物事，阿伯倪沒仔了？」子富復沉吟一回，道：「我要問耐，耐為啥鈎臂是勸哩？」翠鳳笑道：「耐陸裏猜得著我意思。耐要曉得做仔我，耐勸看重來咪洋錢浪。我要用著洋錢個辰光，就要仔耐一千八百，也算勿得啥多；我用勿著，就一厘一毫也勿來搭耐要。耐要送物事，送仔我鈎臂，我不過見個情；耐就去拿仔一塊磚頭來送撥我，我個也見耐個情。耐摸著仔我脾氣末好哉。」

子富聽到這裏，不禁大驚失色，站起身來道：「耐個人倒稀奇咪！」遂向翠鳳深深作揖下去，道：「我今朝真真佩服仔耐哉。」翠鳳忙低聲喝住，笑道：「耐阿怕難為情嘎？撥俚咪來看見仔，算啥？」說著，仍揣住子富的手，說：「倪對過去罷。」掣至房門口，即推子富先行，翠鳳隨後，同向臺面上來。

那時出局已散。黃二姐正幫著金鳳等張羅，望見子富，報說：「羅老爺來哉。」朱藹人道：「倪要喫稀飯哉，耐坎坎來。」子富道：「再豁兩拳。」陶雲甫道：「耐末倒有趣去，倪搭藹人喫仔幾花酒味。」子富帶笑而告失陪之罪，隨叫拿稀飯來。席間如何喫得下，不過意思而已。

當時席散，各自興辭。子富送至樓梯邊，見楊嘯庵在後，因想著說道：「我有點小事體，托耐去辦辦。明朝碰頭仔再搭耐說。」嘯庵應諾。等到陶雲甫、朱藹人轎子出門，然後湯嘯庵步行而歸。

羅子富回到房間裏，外場已撤去臺面，趙家姆把筲帚略掃幾帚，和小阿寶收拾了茶碗出去。子富隨意閑坐，看翠鳳卸頭面。

須臾，黃二姐復進房與子富閑談。翠鳳便令取出那祇拜匣來，交與子富。子富乃褪下鈎臂，放在拜匣裏。黃二姐不解何故，兩祇眼淚油油的，看看子富，看看翠鳳。翠鳳也不理他，子富照舊鎖好。翠鳳又令黃二姐將拜匣去放在後面官箱裏。黃二姐纔自明白，捧了拜匣要走，卻回頭問子富道：「耐轎子阿教俚咪打轉去？」子富道：「耐去喊高昇來。」黃二姐乃去喊了高昇上樓。子富吩咐些說話，叫高昇隨轎子回公館去了。隨後小阿寶來請翠鳳對過房間裏去。

翠鳳將行，見房裏祇剩子富一個，即問：「珠鳳呢？」小阿寶道：「無姆教俚咪困去哉。」翠鳳看掛鐘，已敲過四點，方不言語，便向樓窗口高聲喊道：「耐咪人纔到仔陸裏去哉！」趙家姆在樓下，連忙接應，一徑來見子富，問道：「羅老爺，安置罷？」子富點點頭。於是趙家姆鋪床吹燈，掩門退出。子富直等到翠鳳歸房安睡。一宿無話。

子富醒來，見紅日滿窗，天色尚早。小阿寶正拿抹布揩拭櫥箱桌椅，也不知翠鳳那裏去了。聽得當中間聲響，大約在窗下早妝。再要睡時，卻睡不著。

一會兒，翠鳳梳好頭，進房開櫥脫換衣裳。子富遂坐起來，著衣下床。翠鳳道：「再困歌哩，十點鐘還勿曾到哩。」子富道：「耐起來仔啥辰光哉？」翠鳳笑道：「我因勿著哉呀，七點多鐘就起來哉。耐正來咪頭裏。」

趙家姆聽見子富起身，伺候洗臉、刷牙、漱口。隨問點心。子富說：「勿想喫。」翠鳳道：「停歌喫飯罷。」趙家姆道：「中飯還有歌哩哩。」子富道：「等歌正好。」翠鳳道：「教俚咪趕緊點。」趙家姆承命去說。子富復叫住，問：「高昇阿曾來？」趙家姆道：「來仔歌哉。我去喊得來。」高昇聞喚，見了子富，呈上字條一張，洋錢一卷，問：「阿要打轎子？」子富道：「今朝禮拜，無啥事體，轎子勸哉。」因轉問翠鳳：「倪去坐馬車阿好？」翠鳳道：「好個。倪要坐兩把車咪。」子富也不則聲，再看那張條子，乃是當晚洪善卿請至周雙珠家喫酒的，即隨手撩下。高昇見沒甚吩咐，亦遂退去。

子富忽然記起一件事來，向翠鳳道：「我記得舊年夏天，看見耐搭個長條子客人夜頭來咪明園。我勿曉得耐名字叫啥；曉得仔名字，舊年就要來叫耐局哉。」翠鳳臉上一貳，答道：「倪勿然搭客人一淘坐馬車也無啥要緊，就為仔正月裏有個廣東客人要去坐馬車，我勿高興搭俚坐，我說：『倪要坐兩把車咪。』就說仔一句，也勿曾說啥。耐曉得俚那價？俚說：『耐勿搭客人坐也罷哉；祇要我看見耐搭客人一淘坐仔馬車末，我來問聲耐看。故末叫勿人咪咪。』」子富道：「耐搭俚說啥？」翠鳳道：「我啊？我說：『倪馬車一個月難得坐轉把，今朝為是耐第一埭教得去，我答應仔耐，耐倒說起閑話來哉。我勿去哉，耐請罷。』」子富道：「俚下勿落臺哉晚？」翠鳳道：「俚末祇好搭我看看哉哩。」子富道：「怪勿得耐無姆也說耐有點脾氣咪。」翠鳳道：「廣東客人野頭野腦。老實說，勿高興做俚，巴結俚做啥？」

說話之間，不覺到了十二點鐘。祇見趙家姆端著大盤、小阿寶提著酒壺進房，放在靠窗大理石方桌上，安排兩副杯箸，請子富用酒。翠鳳親自篩了一雞缸杯，奉與子富，自己另取小銀杯，對坐相陪。黃二姐也來見子富，幫著讓菜，說道：「耐喫倪自家燒來菜水，阿好？」子富道：「自家燒，倒比廚子好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倪有廚子。」隨指一碗小火方、一碗清蒸鴨掌，說：「是昨日臺面浪個菜。」翠鳳向黃二姐道：「耐也來喫仔口罷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勸，我下頭去喫。我去喊金鳳來陪陪耐咪。」子富道：「慢

點去。」遂取那一卷洋錢交與黃二姐，開消下腳等項。黃二姐接了道：「謝謝耐。」子富問他：「謝啥？」黃二姐笑道：「我先替俚啲謝謝，倒謝差哉。」一路說笑，自去分派。

子富因沒人在房裏，裝做三分酒意，走過翠鳳這邊，兜兜搭搭。翠鳳推開道：「快點，趙家姆來哉。」子富回頭，不見一人，索性爬到翠鳳身上去不依，道：「耐倒騙我！趙家姆搭俚家主公也來啲有趣，阿有啥工夫來看倪？」翠鳳恨得咬牙切齒。幸而金鳳進來，子富略一松手，翠鳳趁勢狠命一推，幾乎把子富打跌。金鳳拍手笑道：「姐夫做啥搭我磕個頭？」子富轉身，抱住金鳳要親嘴。金鳳極聲的喊說：「勦噪哩！」翠鳳兩腳一踉，道：「耐啥噪勿清爽！」子富連忙放手，說：「勿噪哉，勿噪哉！先生勦動氣。」當向翠鳳作了個半揖，引得翠鳳也嗤的笑了。

金鳳推子富坐下，道：「請用酒哩。」即取酒壺，要給子富篩酒，再也篩不出來；揭蓋看時，笑道：「無撥哉。」乃喊小阿寶拿壺酒來。翠鳳道：「勦撥俚喫哉，喫醉仔末再搭倪瞎噪。」子富拱手央告道：「再喫三杯，勿噪末哉。」及至小阿寶提了一壺酒來，子富伸手要接，卻被翠鳳先搶過去，道：「勿許耐喫哉。」子富祇是苦苦央告。小阿寶在傍笑道：「無撥喫哉，快點哭哩。」子富真個哀哀的裝出哭聲。金鳳道：「撥俚喫仔點末哉，我來篩。」從翠鳳手裏接過酒壺來，約七分滿篩了一杯。子富合掌拜道：「謝謝耐，搭我篩滿仔阿好？」翠鳳不禁笑道：「耐啥實概厚皮嘎！」子富道：「我說喫三杯，再要喫末勿是人，耐阿相信？」翠鳳別轉臉不理。小阿寶、金鳳都笑得打跌。

子富喫到第三杯，正值黃二姐端了飯盂上樓，叫小阿寶：「下頭喫飯去，我來替耐。」子富心知黃二姐已是喫過飯了，便說：「倪也喫飯哉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再用一杯哩。」子富聽了，直跳起來，指定翠鳳嚷道：「耐阿聽見無姆教我喫？耐阿敢勿撥我喫？」翠鳳著實睸了一眼，道：「越說耐倒越高興哉！」竟將酒壺授與小阿寶帶下樓去，便叫盛飯。黃二姐盛上三碗飯來，金鳳自取一雙象牙箸同坐陪喫。

一時，趙家姆、小阿寶齊來伺候。喫畢收拾，大家散坐喫茶。珠鳳也扭扭捏捏的走來，要給子富裝水煙。子富取來自喫。

將近三點鐘時分，子富方叫小阿寶令外場去喊兩把馬車。趙家姆舀上面水，請翠鳳捕面。翠鳳教金鳳去打扮了一淘去。金鳳應諾，同小阿寶到對過房裏，也去捕起面來。翠鳳祇淡淡施了些脂粉，越覺得天然風致，顧盼非凡。妝畢，自往床背後去。趙家姆收過妝具，向櫥內取一套衣裳放在床上，隨手帶出銀水煙筒，又自己忙著去脫換衣裳。

金鳳先已停當，過來等候。子富見他穿著銀紅小袖襖，蜜綠散腳褲，外面單一件寶藍緞心天青緞滾滿身灑繡的馬甲，並梳著兩角丫髻，垂著兩股流蘇，宛然是《四郎探母》這一齣戲內的耶律公主。因向他笑道：「耐腳也勦去纏哉，索性扮個滿洲人，倒無啥。」金鳳道：「故是好煞哉，祇好撥來人家做大姐哉。」子富道：「撥來人家末，做奶奶，做太太，阿有啥做大姐個嘎？」金鳳道：「搭耐說說末，就無清頭哉。」

翠鳳聽得，一面繫褲帶出來洗手，一面笑問子富道：「撥耐做姨太太阿好？」子富道：「勦說是姨太太，就做太太末，也蠻好唸。」復笑問金鳳道：「耐阿情願？」羞得金鳳掩著臉伏在桌上，問了幾聲不答應。子富彎下身子悄悄去問，偏要問出一句話來纔罷。金鳳連連搖手，說：「勿曉得，勿曉得！」子富道：「情願哉！」

翠鳳把手削臉羞金鳳。珠鳳坐在靠壁高椅上冷看，也格聲要笑。子富指道：「哪，還有一位大太太，快活得來，自家來啲笑。」翠鳳一見，嗔道：「耐看俚阿要討人厭！」珠鳳慌的斂容端坐。翠鳳越發大怒道：「阿是說仔耐了動氣哉？」走過去拉住他耳朵，往下一摔。珠鳳從高椅上撲地一交，急爬起來，站過一傍，祇按嘴咽氣，卻不敢哭。

幸值趙家姆來催，說：「馬車來哉。」翠鳳纔丟開手，拿起床上衣裳來看了看，皺眉道：「我勦著俚。」叫趙家姆開櫥，自揀一件織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寧綢棉襖穿了，再添上一條膏荷縐面品月緞腳松江花邊夾褲，又鮮艷又雅淨。子富呆著臉祇管看。趙家姆收起那一套衣裳，問子富：「阿要著馬褂？」子富自覺不好意思，即取馬褂披在身上，說道：「我先去哉。」一徑蹺下樓來，令高昇隨去。

出至尚仁裏口，見是兩把皮篷車，自向前面一把坐了、隨後趙家姆提銀水煙筒前行，翠鳳挈著金鳳緩緩而來，去後面坐了那一把。高昇也蹺上車後踏蹬。四輪一發，電掣飄馳的去了。

第八回終。